

石鲁：艺道长青 风范永存

□范 得



转战陕北

石鲁是中国美术史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用自己的名字致敬“石涛”和“鲁迅”,表达其崇高的艺术理想和精神信仰。在石鲁诞辰100周年之际,12月10日,为期两个月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旨在纪念和缅怀石鲁先生,充分展示他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创造出的艺术辉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对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的深刻表现,展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石鲁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起在延安工作,10年间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战争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艺术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石鲁积极歌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情和人民,创作了一批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用中国符号深刻阐释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

石鲁特立独行的思考精神使得其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充满鲜明的个性,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其早期画风偏于写实,用笔坚实严谨,偏爱革命题材;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花为题,笔力纵恣雄豪。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理论对当今中国画坛的多种风格和表现方法,如革命历史画、乡土表现主义、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画等,

都起到直接的影响或间接的启迪。

此次展览通过近400件石鲁创作的经典作品以及相关史料、文献和图片,全面展示了石鲁的艺术历程及其与中国时代语境和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脉络之间的关系。展览分为“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4个单元,每个单元之中又设两至三个小专题,囊括了石鲁各



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

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选择着眼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史与美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所形成的语境与情境,呈现了石鲁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中的创作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以及经典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速写、手稿和创作草稿,以求清晰地反映在时代背景下石鲁作品题材的变化及其历程演绎中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1940年起的10年间,石鲁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并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其间,他参加了1942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革命史诗”单元展出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南泥湾途中》《宝塔葵花》《秋收》《延河之畔》《东渡》等作品,无

不是革命生活对画家的情感和审美趣味产生作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铁路和兰新铁路建筑工地,以及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等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普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在“时代礼赞”单元得到了充分展示。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作为陕西美术事业建设的组织者,他积极歌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坚守和深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情和人民,勤奋努力地创作了许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中国画作品。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创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长安画派”。该画派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健的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上世纪60年代初短短的三五年之中,石鲁创作了一大批中华山河新图土人情的经典之作。“长安新画”单元集中展示了其这一时期的作品。

1970年之后,历经折磨、几度死里逃生的石鲁重新拿起画笔进行创作。他的艺术从理想转向精神,从抒情明朗的浪漫转向孤愤苍劲的沉雄,从现实的诗意描写转向形而上自然大道的畅神。他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意,是其后期艺术的神髓。此时的石鲁,借助于传统文人画的艺术语言来体现其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风神兼彩”单元汇集了这些创作成果。这一时期石鲁的绘画题材大多是华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其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从为客观生活传情到为主观“我”抒愤的转变,还能感受到艺术家严肃的思索和敢于捍卫真理的信念、敢于对假丑恶抗争的勇气。



山区修梯田

石鲁曾经说过:“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他毕生都在以自己孜孜不倦的艺术创作践行这样的理念。正如李建彤在《永不消失——忆石鲁》中所写:“石鲁的一生,活得刚毅倔强,他活得有声有色,他活得有爱有恨,他活得光彩夺目,这一切的一切,似乎转眼即逝,但他又在我们眼前,永不消失。”

(本文配图作品均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只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将在京举行



《红楼梦》神游太虚图册(清代)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2月20日,为期3个月的“只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此次展览由中国文联、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学术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办,国内20多家文博单位参展,是国博本年度重要的文化展之一。展览将展出与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相关的各类文物、文献、艺术品近600件(套),旨在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动《红楼梦》文化传播,全景式呈现这部百科全书式巨著的文化景观,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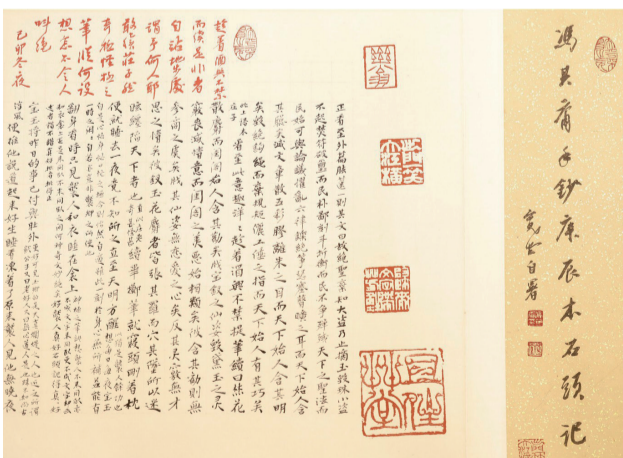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各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红楼梦》无疑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此次展览共分为6个部分,从文学源流、创作背景、艺术表现、文化传播、深远影响、重要评价等不同角度进行展示。展览首先以文学发展简史的叙述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随后通过介绍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展现了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从而折射出《红楼梦》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精深的思想。展览中,一系列丰富的文物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红楼梦》的表现题材、艺术形象和丰富记述。观众还将看到《红楼梦》各种各样珍贵的版本、续本及译本,其中许多版本是首次公开露面,从而真切感受到经典的文化魅力。此外,展览还展出了与《红楼梦》有关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生活日用,其中不乏珍贵的名家手稿、鲜见的报纸照片、精美的绘画书法等。展览最后汇集了中外众多对《红楼梦》的重要评价,从而彰显了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主办方表示,《红楼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为广大观众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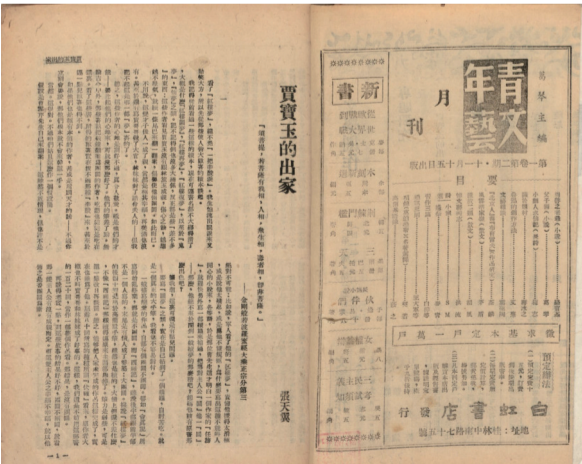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嵌珠石点翠银钗(清代)



冯其庸手抄庚辰本《石头记》



1942年11月15日登载张天翼著《贾宝玉的出家》的刊物



中国第一张《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主题歌LD激光视盘



大观园图(清代)

重温巴金先生《憩园》《第四病室》《第四病室》《憩园》等作品,感悟其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善良、干净与可爱。在这些故事里,主角是人,不再是神。巴金晚年回忆往事,自觉著文反省,解剖自己,反思自己,把心与爱交给了读者与亲人。未泯的良知,促使他知过,并在《憩园》《再思录》等著作中将“撕裂的伤口”给读者看,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这些思考、探索、追求的文字,达到了文学与思想上的高峰,也使巴金先生得到人们高度的敬意。

清代诗人王士禛《秋柳》中有句诗:“相逢南雁皆愁怨,好语西乌莫夜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此“南雁”指明朝遗民,“西乌”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就是说,南飞的大雁相逢也都面带愁容,告诉西乌莫要夜飞。古人重气节,诗人以雁雀为喻对比写照,在诗情画意中自伤身世,将自然环境与个人际遇相融,借景抒情,诗境优美而感伤。

填平和的诗句,写无声的画,清供台上放置瓷罗汉或“桃园三结义”泥偶,室内挂喜爱的字画……这是文人在观尽世间万象之后的闲逸之情、雅趣。他们解人生愁困、郁闷的办法有很多种,吹拉弹唱、舞文弄墨,甚至“一醉解千愁”。这些办法不外乎动静相合。动,不是乱动,而是以创作来发泄,再在“静”中悟出理法、经验。有些艺术家想象力超凡是件好事,但有时候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就不那么“美”了。这种入了门却又打不出来的现象,在艺术上可谓“师而不化”,俗称“钻进牛角尖”。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家容易迷失。庄子曾言“上与造物者游”,其实是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在流动,都在千变万化当中。人可独自与天地精神对话,往来,却不能视万物,亦不能拘泥于是非,要懂得与世俗相处,正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艺术家只有懂得了这一层,懂得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绘画、诗歌、小说、音乐、建筑、书法等等一切形式的艺术才会出现“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的美好现象,构造起谦和、自然、有序的精神图腾。

读懂巴金小说《憩园》意,我画了一幅《如果上花衣裳》,并以此为题填了一首诗来表述自己的心境:“巴山浦江意孜孜,岁月不识人心移。憩园病树祈春望,冷观真情遣画知。两代升沉驹过隙,一怀悲喜酒盈杯。传书与世观天下,记取空间几姍姍。”穿上衣裳,人有了体面,有了遮掩,身体的残缺他人也看不清;不着衣裳,一切回归到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时代,千方百计遮掩的伤痕再次暴露在阳光之下。基于此,在这,我不单单是在谈一个赤身裸体的美女形象,或者说一个风情万种的香艳故事,更是对人性、情感乃至艺术信仰做一次反复的梳理。

我画巴金小说《憩园》意

□ 滋 芜